

- 一个衣冠禽兽的灵魂
- 罪恶的“三步曲”
- 是谁促成了她的悲剧

郭登科 编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black lace dress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holding a large pink ros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多情少女

25

离奇

爱

出版题记

生活是美好的，青春是珍贵的。有些初涉人世的姑娘面对幸福的抉择却沉沦和堕落……

生活是严肃的，法律是神圣的。有些聪明能干的青年面对坦荡的人生却以身试法……

我们编辑这本书，是为青年朋友们提供一面生活的镜子，引导他们学法知法守法，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

多情少女离奇案

郭登科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95,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200,000册

ISBN 7-206-00090-8 / I · 16

定价：0.97元

内 容 摘 要

不仅仅是抛弃

善良的人们总不愿意想象人类竟有丧心病狂的恶棍。而恶棍却恰恰缠住了善良的姑娘。他一边准备抛弃姑娘，一边又强行玷污了纯真的姑娘。与此同时，却又追逐另一个姑娘……这何止是抛弃呢？

一个衣冠禽兽的灵魂

亲生父亲，九口之家之主，却把淫邪罪恶的手伸向亲生女儿，……她哭了，哭自己的不幸，她哭世界上竟有如此天良泯灭的生父，为了整个家庭，为了操劳半辈子的母亲，她忍下了……可这罪恶之手又伸向他另一个小女儿……

死者圆睁着双眼

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家，发生两次爆炸。这是为什么呢？年轻贤慧的农家女悟出了这两次爆炸是为她而来。于是报告了公安局。可惊、惧、忧、怕、苦、辣、酸、咸，已在她心里搅成一锅粥。“万一这案子破不了……”她不敢想下去，眼前浮起了妹妹死时圆睁的双眼。

手术室里的惨案

两个女护士无端被杀死在医院值班室。一个头骨被击碎，另

一个被奸尸……现场留有歪歪扭扭的字：“大仇已报……”真是仇杀？机智的公安人员在死者身边发现了一个乳胶手套。

多情少女离奇爱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竟和六十四岁的老头相爱了。他们以夫妻同居，以伉俪同行。老头原有妻室儿女，他犯了重婚罪。当办案人员问到少女时，她却直言不讳地回答，“我爱他！”那么十六岁的少女真的爱六十四岁的老头吗？……

罪恶的“三步曲”

他象色狼一样穿行在舞厅里。他常常对别人炫耀他的“三步华尔兹”。第一步，陪新交的女孩子去咖啡馆谈天说地；第二步，在舞厅里如醉如痴的音乐中把她拉入怀抱；第三步，弄到手，玩厌了就一脚踢开……可没料到法律给他安排了第四步。

是谁促成了她的悲剧

……她那萌发在自由、神圣、纯洁而又诚挚之中的爱情绿芽，被无情的世俗之手扼杀了。至此，爱之树失去了抽叶、开花、结果的可能。……她留下一封满是泪水的遗囑。

兽性的证明

一个颇具才气的某杂志社的记者，却步入了“性解放”的罪恶泥潭。于是他们结伙寻欢作乐，把一个个姑娘拉入深宅暗室，演出了人间一幕幕兽性证明的惨剧。

不仅仅是抛弃

华 岗

王立新因强奸罪被咸阳市秦都区公安局收监后，陷入极度的精神惶乱之中。如果他真正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陷入痛苦，那么，他在今后的服刑过程中有足够的岁月去回顾和反省。他的所做所为确实能使每个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那些在人生之途上正在恋爱或将要恋爱的，还有老年人——其中包括王立新的父母，在触目惊心之余，清楚地看见这两个字——罪恶。

1978年底，下乡青年王立新参加了解放军。在那远隔高山数万重的塞外边关，他经常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姑娘的像片，细细地端详。边界无战事，朔风朗月，撩拨得兵营里的小伙子们无限乡思，谁个有故乡姑娘的情影作伴，就使伙伴们欣慕不已。王立新的女朋友，便也成了战友们的话题。那照片，被大伙儿传递着不知看过多少回了。姑娘那匀称的五官，透逸出贤慧；专注的眼眸，流露着深情。她的一封接一封的来信，都是鼓励王立新在部队要做个有志儿男。相熟的那些陕西籍士兵，经常打趣他：“好你个王立新，竟有这种福气。”

姑娘的款款温存，象戈壁滩上的甘露，滋润了他的心灵，支撑着他的精神，使他安然度过了两年服役生活。

如果从物质生活上讲，王立新算得上是个幸运儿。在咸阳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他可以数得上“玩得转”的一类了。戎装甫卸，别的“老转”们还在“安置办”门前排长队、看

眼色，他却已经不费心，不劳神地成了某科研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了。他家老子，官不大，算个县团级。如果放在北京，上下班还得吊电车。可在咸阳，就是个数得着的人物了。咸阳虽然没有北京、上海那样广厦连云，却也比大漠穷荒悦人心性得多。尽管丽娟姑娘盼望自己的男朋友在部队练就一身儿郎筋骨，好做一番终身事业，可是，回家不久，王立新经不住三杯两盏浓酒，早已意气消磨，目迷骨酥了。回想两年的部队生活，他不是从中得到砥砺，而是觉得亏了本，再想到曾经在农村插队，他更有青春虚逝之感了。他要抓住现今生活赐予他的机会，狠狠地享受：以前的一切，他统统要抛弃，而首先被他抛弃的，就是那曾经被他不止一次吟唱过象“戈壁滩上一汪清泉，冰山上一朵雪莲”的丽娟。在他眼里，丽娟再不是以前那样使人眷恋。他挑剔起她的个头，不象现今大街上轻风般掠过的某些女郎那样俏拔；他嫌弃起她的家庭，一家子从父母亲到哥哥，都是出力流汗的工人。时至今日，还在让丽娟待业。而他。王立新，已经不是当年在农村吆牛屁股的“老插”，也不是一个月拿六十大毛的“大头兵”。难道他的一辈子，他的锦绣前程，就得拴在这“糟糠之妻”身上吗？

对痴情的丽娟姑娘，他依旧虚与周旋。有时，他似真还假地试探她，希望她自己“另选高门”，有时又甜言蜜语，将自己装扮成一副大丈夫姿态。丽娟姑娘虽然感觉到王立新心绪重重，说话办事花狸狐骚，按照姑娘的人生理想，早该弃之而去，可她却不能忘记在两年多岁月中，凝聚着少女钟情的那些甜蜜而痛楚的思念。尽管眼前这个王立新，并非她憧憬中的男儿形象，但是，这毕竟是她第一个吐露了心曲的人呀。第一个，恐怕只有我们中国的善良人们，才能真正理

解中国姑娘们心中这“第一个”的份量。

王立新早就将这“第一个”看得半文不值了。咸阳城里纺织厂多，纺织厂里姑娘多。1980年12月回到咸阳，1981年元月，王立新便和某厂的女工尤晖“谈上了”。在此之前，他曾在女工群里秘密窥测，大言不惭地说他要“采几朵花”。自从和尤晖接触之后，他便死乞活缠。人家走亲戚，他要跟着去；人家不想谈，他竟当面落泪。以前，对丽娟他又何曾不是如此呢？

现在，刘丽娟是非甩掉不可的了。可是，这姑娘持身严谨，处世端庄，嫌她这长那短，只能在自己心里说，真要找点岔子，还得搜索枯肠呢。可是，人要是中了邪，就什么歪道道也想得出来。王立新突然想起自己在部队认识的一个咸阳老乡章麟，复员后也分配在本市工作。两人在部队时非常要好，几乎每一封家信都互相传看过，里说不上“两肋插刀”，为朋友帮忙，也决无二话吧。王立新找到章麟说：“伙计，你长得一表人材，现在还没有个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如何？”

“谁？”老朋友主动帮忙，章麟自然感谢。

“刘丽娟。”

“那不是你的未婚妻吗？你这小子！”

“老实说，我不想和她谈了，又甩不掉。”

章麟倏然想起在部队时，这王立新对刘丽娟如何炫耀，似乎天底下他是第一个幸福人，复员这才几个月，便要甩掉人家。恋爱当然是可以自由，大丈夫做事总不能没了人味。他想认真开导一下这家伙。谁知王立新已经色令智昏，有些颠三倒四起来。他缠着章麟说：“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章麟，你长得漂亮，你去和刘丽娟谈，她准会上钩。那时，让

我捉个活的，就可以名正言顺甩掉她了！”

不要以为这是杜撰，王立新的这些言词全部被严肃的法律文书记录在卷。善良的人们总是不愿意想象人类中竟有丧心病狂的恶棍，而恶棍们的表演却总是在人们身边发生。陷入邪恶泥沼中的王立新，以为哥们义气便可驱使章麟参与他的邪恶。可是，任何一个正直的男子汉，听了他这计谋，都不啻于嘴边爬上一只蛆，连唾三口，余臭未尽。章麟当面将王立新痛骂一顿。同时，他又想起那位陷入可怜境地的丽娟姑娘。出于一腔义愤，章麟见了刘丽娟一面。但因人多口杂，他没来得及同这姑娘详谈，只是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说是有事相告。这情况被王立新知道后，指责章麟不够朋友。“这事你怎么叫我够朋友？这样好的姑娘，你千方百计要甩脱，还要借我这朋友之手糟蹋人家名声，你小子还有人味吗？”老朋友章麟愤然而去。

人味？这恐怕要算是对一个人的行为的最低要求了。身当此时的王立新，如果硬是看不上刘丽娟，或许若干年后的某个风晨月夕他会受到良心谴责，但如今社会道德伦理的变化，未必没有容纳他行为的理由。即使是中国善良人们的口头法律，也没有规定谈过恋爱就非得结婚。可是，王立新这小小纨绔，就在他下定狠心要抛弃刘丽娟的时候，就在他对尤晖姑娘拼命追求的时候，1981年旧历正月初二的夜晚，他强劝心情抑郁的刘丽娟喝了不少闷酒，在她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的情况下，破坏了这个要强姑娘的贞操。

刘家老人持家严厉。女儿虽然已经21岁，却从未夜不回家。酒醒之后，刘丽娟发现自己已是“一样乾坤两样身”，不禁悲愤难抑。刘丽娟姑娘生当20世纪80年代，是不是过于古板了些？如果我们对一切正当的儿女情长可以取同情的话，

不妨来看看在刘丽娟死后发现的她给母亲的遗书之一页：

“在农村，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对我特好，向我流泪。给我说怎样和我海枯石烂心不变。在他当兵时，我在心里想：他就是在战场上失去了眼睛或者失去了别的啥，我都要跟他。记得一次他探亲，在临别前几天里，他要我和他发生关系，可是，我拒绝（绝）了。因为我爱他，我为了我俩将来的前途，我把感情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等他复员在（再）说吧。”

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她薄情吗？她古板吗？尽管她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她的使人痛惜的弱点，但这遗书，不能使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怎样可钟爱的姑娘么？王立新能想到他的愚鲁和淫邪摧残和践踏了一个怎样高洁如玉的姑娘的贞操么？贞操，在王立新的眼中或许一文不值，但在另外一些人心里，也许要比生命还珍贵！不要去对姑娘的守身如玉说短论长吧，这姑娘虽然还不一定怎样高远和深邃，但在她年轻的生命中，毕竟建立起并恪守着一种不应该受到非议的人生理想。

刘丽娟的单纯的人生容纳不住这样的羞愤。她不是营营念念地等待他复员回来，献给他少女的全部痴情吗？此刻，他已将她的一切掳掠而去，紧接着的是抛弃。她那稚嫩的心灵无法将这羞愤收藏，在出事的第二天，她将此情状告知了自己的一位女友。倘非如此，她饮恨九泉之后，恐怕还会被别人泼一道洗涤不清的污水。

姑娘憔悴了。平时活泼泼的她，变得寡言少语。细心的母亲一再盘问，女儿羞愧地向母亲哭诉了一切。

摆在丽娟姑娘面前的，是她未曾想过的严酷的人生。与其由一支难以触透人心深处的枯笔来叙说，还不如再来翻阅姑娘的一页遗书，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定能说清很多问题：

“妈：

你好。如果我真的走了，你别为女儿难过……。妈妈，我本想和他吹了，在（再）过几年找一个好的朋友。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他把我给骗了，我在（再）去找别人，不是把别人也骗了吗？所以我不能这样做。我的坚信就是一个人决不会跟第二个人的，所以我就是死，也就是这一个。”

这姑娘的阅历，文化的局限，使她未能冲出那汹涌的漩涡。

1981年4月18日晚，姑娘来到有两套独立居室的王立新家，她憔悴得接近形销骨立。王立新这些日子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强使姑娘就范被他认为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成功。而姑娘的痛苦的心灵，以及那投射在额头的早生的皱纹，非但未使他产生同情，反而给他更加鲜明地提供了和另外一些漂亮姑娘的对比。他对尤晖姑娘的进攻，眼下已到了紧要关头。眼泪，殷勤，甜言蜜语，优越的家境，都已轮番用上。最大的障碍，还是这个抛撒不开的刘丽娟。他没有心思去观察她痛苦的眼神，也没有时间去探询她欲言又止的思绪。他的父母亲，虽然早已知道他和姑娘的关系，以及他最近的活动，对茹苦含辛的刘丽娟也没有几句足以熨贴心灵的长者之言。

刘丽娟怅怅地走了。王立新知道，她的衣袋里有一瓶有机磷农药。她去向何方，他无心过问，甚或也是无暇过问。

刘丽娟去后，夜色笼罩了咸阳古城。自从那次她夜不归家之后，家里人便对姑娘多担了一层心。快到半夜了，仍不见她回来，家里人几次到王家探问。王家大小，却没事人似的只是一个“不知道”。王立新总该知道丽娟的去处吧，刘家人想找王立新问问。王的县团级父亲还是回答三个字：“不在家”。其时，王立新正在他自己的卧室里悠闲。

咸阳古城，夜幕深锁。刘家母子数人，彻夜寻觅，未见

丽娟踪影。

次日凌晨，王立新到他家的另外一处居室去，刚一进门，见丽娟躺卧在地，还有一口气。身旁扔着那只昨夜他曾看见的药瓶。王立新这时才慌了，待把丽娟送进医院，未出门诊室，姑娘已经永远呼唤不回来了。

王立新因强奸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有两年时间精神惶惑。据某精神病院开具的司法鉴定结论书确认：王立新自入监就开始搞“人生”的“研究”。具体内容是：人生的生生死死、事事物物和是是非非，荒谬离奇，不可理解。在监所，在劳改场地，他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驰骋他的思绪。不论他是否真的有过精神障碍，以及这种精神障碍是否影响他作为一个犯人应该受到的惩罚，处于正常生活环境中的人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自铸荒唐，并且造成一个青春生命的毁灭的人生道路看出：不负责任的，没有“人味”的人生，怎样使一个人从淫邪走向罪恶。这不仅仅是抛弃。



一个衣冠禽兽的灵魂

卢 庆

本篇报道的事实都是真实的，为了保护受害者的名誉，故隐去真实姓名。

站在笔者面前的是一个年逾五十多岁的农民，穿着一身陈旧的破黑棉袄，眼神里流露出一副恐惧的目光。如果不是事先了解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竟是一个衣冠禽兽，其行为令人发指。

他叫王家权，是青海省湟源县某乡社员。这个九口人的家庭中，王家权可谓王家掌权称王的人。他在家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手段失去了做人的道德。

1975年8月，王家权不顾二女儿的反对，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强迫16岁的女儿与某村社员祝××成婚。婚庆的日子成了悲剧的序幕，女儿婚后七年就痛苦地在娘家生活了五年，饱尝不睦家庭造成的苦涩之果。1982年6月，经法院调解，他们离婚了。女儿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又回到娘家。这个时候，作为生身父亲的王家权是怎样安慰由于自己的错误决断带给女儿痛苦的呢？

(一)

1980年农历5月某日，大儿媳快生小孩了，王家权的妻子和四女儿王小梅到海晏探望儿媳去了。就在这天中午，一个罪恶的念头在王家权的脑中产生了。当二女儿王秀英

正在伙房做午饭时，王家权走到女儿身边，恬不知耻地说：

“有个刘师傅，把自己的女儿做着哩（奸污之意）”。女儿说：“那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家权说：“就是。”女儿又愤怒地说道：“那不是人，那是畜牲。”说罢转身出屋去找五妹，五妹割猪草去了，又回到伙房继续做饭。此时，王家权悄悄地钻进了伙房南面的套间。“秀英你来取个东西”他叫道。正在忙于做饭的女儿没有理睬。突然间，王家权从套间中窜出，双手猛然抱住女儿的腰部，然后从衣兜里取出事先准备的毛巾塞进她的嘴里，连拉带推进了套间。王秀英愤怒地反抗着，挣扎着，呼叫着，但却喊不出声来。渐渐地她没有力气了，只有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从此以后，王家权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摧残自己的亲生女儿。

1982年农历八月的一个晚上，王家权等女儿熟睡之后，兽性大发，钻进女儿睡的房内，又一次企图奸污自己的亲生女儿。从梦中惊醒的王秀英不顾一切奋力反抗，王家权没有达到目的。狠毒的父亲第二天竟用扫帚把狠狠地毒打女儿。她的小腿被打肿了，连路都走不成，躺在炕上休息了二十多天。从这以后，王家权又多次威胁，甚至半夜闯进女儿睡的房内，调戏、猥亵，王秀英一次次的反抗招致的是更狠毒的打骂。一天中午，她正在院子里干活，王家权突然操起院内的握力（打鱼时用的打冰工具）向她腰部猛打下去，她当场被打昏在地。母亲含泪将女儿扶到炕上，经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

（二）

1983年正月，王秀英经人介绍与本村社员刘某结婚了。这

年农历九月，秀英应弟弟之邀回娘家看望母亲和姊妹。这天母亲出门走亲戚去了。深夜三点多钟，一个黑影窜进了秀英的房间，和姐姐睡在一个炕上的妹妹小梅被惊醒了，慑于父亲的淫威，妹妹悄悄地滚到炕的另一边。王家权进门之后，摸到了王秀英的头，秀英用手推开了他的手，恼羞成怒的王家权在女儿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后出去了。悲愤的、羞辱的泪水交加着从秀英眼眶中涌出，她哭了，她哭她来到这个世界二十五个年头所遭的不幸，她哭世上有这种天良泯灭的生父。王家权并没有罢休，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上了炕，女儿流着眼泪劝说、央求着：“我如果不是为了妈妈、姊妹们就不来了。我离过婚，不该受的罪受了，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谁家的老子把自己的丫头欺负着……”王家权不顾女儿的央求，又一次蹂躏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回来后，女儿告诉了母亲，在王家权淫威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母亲流着无奈的泪水对女儿说：“你把亏吃了吧，孩子！以前的事我都知道，我劝了你大人（爸爸），他不但不听反而打我，以后我活着你来看个，我死了，你也不要再来了”。说完，母女俩抱头痛哭。

就这样，二女儿又带着一颗受辱的心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姊妹。

（三）

王家权这个完全丧失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禽兽，又把毒手伸向了自己的四女儿王小梅。1984年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熟睡中的王小梅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动，她惊醒了，这时，她看到了一张被兽欲扭曲了的嘴脸，她发现自己的裤子也被脱掉了。父亲王家权正在她身上乱摸，嘴里还说着：

“我把你拉大了，你一点情意也没有吗？”女儿着急地哭了，她用手推，用脚蹬、用嘴咬。在女儿的强烈反抗下，王家权没有得逞。他在女儿头上狠狠地打了两拳之后，谩骂着离开了。没过两天，王家权又在半夜闯来了，女儿坚决不从，第二天，小梅也被打青了小腿……。就这样，从1984年2月至8月，王家权多次对四女儿进行调戏，猥亵，企图进行奸污。因四女儿的强烈反抗，均强奸未遂。

(四)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母女俩毅然到我公安机关对王家权进行了控告。

这是她们母女的血泪控诉：

×××派出所：

我是××乡社员×××，控告我夫王家权为强奸其亲生女儿一事。从今年二月份某一天晚上起，我夫经常去四女儿房中要强行发生两性关系。女儿不同意，他要挟用刀子扒女儿的肚子，这样一直到现在，有时晚上来，有时早上来，有时乘人不在来。次数之多，无法回忆……。我每次对我夫进行好言规劝，他就说：“这事不要你操心。”并立刻将我毒打一顿。他强奸女儿，女儿不从，更遭毒打。经常将我母女二人打的满身伤痕，体无完肤。

还有我二女儿为闹离婚在家住了五年。在这五年中经常要和她发生两性关系，如果有时其女不同意，也进行残无人道的毒打。这样断断续续，直到第二次出嫁。当时我们母女为了顾脸面，没有声张，只有把羞愧的泪水，暗暗吞在心中

.....

我夫简直是人面禽兽，我们母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法律机关进行控告，希望法律为我们伸张正义。

控告人：××× 1984年8月×日

法律是正义的，人间的一切罪恶行径都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看完这封血与泪交织的控告信，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激起无比的义愤。1984年12月20日，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湟源县依法不公开审理了王家权强奸亲生女儿一案，被告人王家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家权这个作恶多端，道德败坏，天良丧尽的衣冠禽兽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死者圆睁着双眼

赵东辉 任飞

听老辈人讲，如果一个人临死时心中有事，死后也不会闭上眼。她死后，两只眼睛就瞪得很大，很大……

爆炸声引出的“？”

夜，一切都沉入梦中，连星星也懒懒地睡进了厚密的云层。突然，惊心动魄的爆炸声，把正定县野头村的人们从酣睡中震醒，他们从被窝里爬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倚门探望，议论纷纷。

爆炸地点在凤菊婶家里。闻讯赶来的公安干警紧张而细致地勘查现场，勘查记录上写着“1984年2月24日零点……”

硝烟散尽，只见窗碎、炕塌、人伤，好不凄惨。凤菊婶一家人惊魂未定，前两天刚回娘家来的大女儿淑英颤声自语：“这是谁跟咱过不去啊？”全家人面面相觑，可谁能解开这个谜呀？村里人都清楚，凤菊婶一家人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安分守己，从没做过亏心短理的事。然而，她家却偏偏接连闹“鬼”。两个月前，也是在深夜，炸药在灶通炕的入口处轰然爆炸，虽未伤人，炕却被炸塌。今天故伎重演，看来不把“鬼”捉住，是甭想过安生日子了。